

傳世魔鏡

下

梁羽生 著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梁羽生 著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凶

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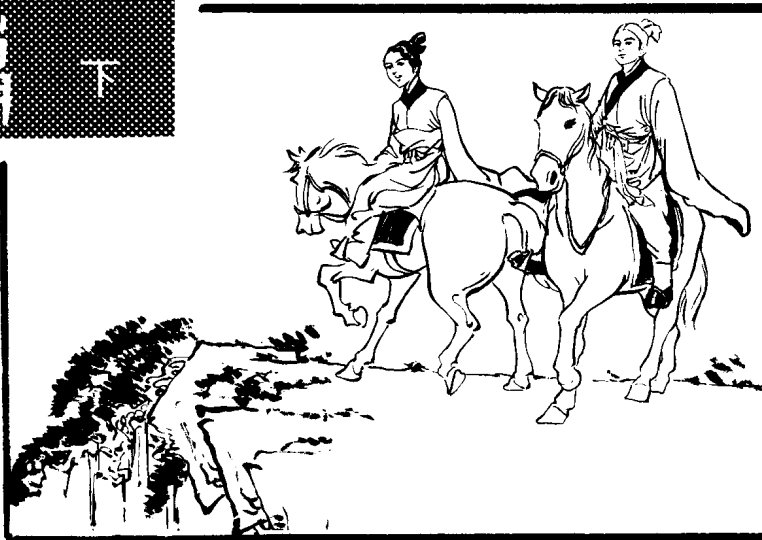
磨

劫

備

下

按
濟
題



白髮魔女傳

著 作：梁 羽 生

封面題簽：李 棧教授

插 圖：文 君

美術設計：章濟唐 屈豫

出 版：偉 青 書 店

發 行：學 林 書 店

九龍紅磡鶴園街2 G 號

恒豐工業大廈12樓E2座

代 理：利通圖書公司

九龍紅磡民裕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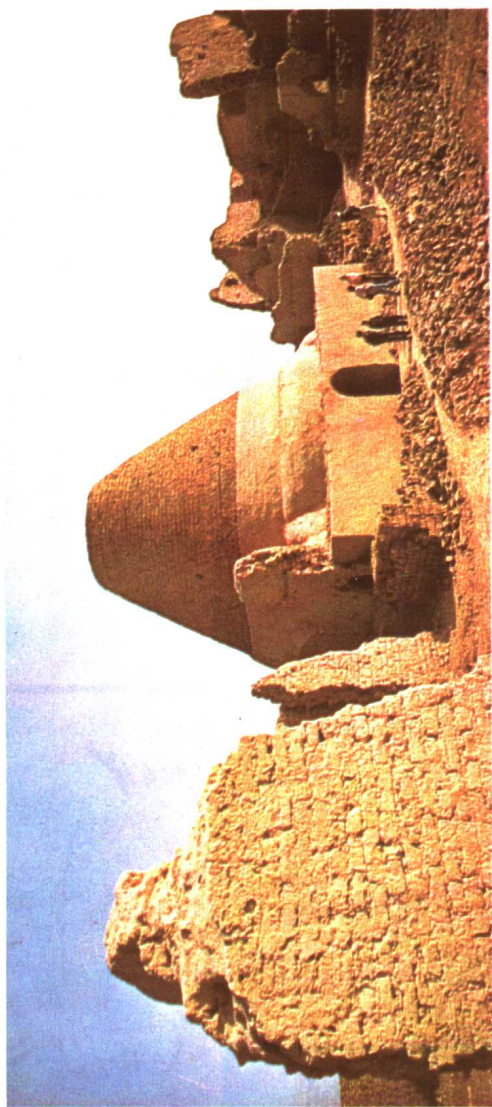
凱旋商業中心八樓C座

印 刷：信德印製廠

香港九龍葵涌永業街1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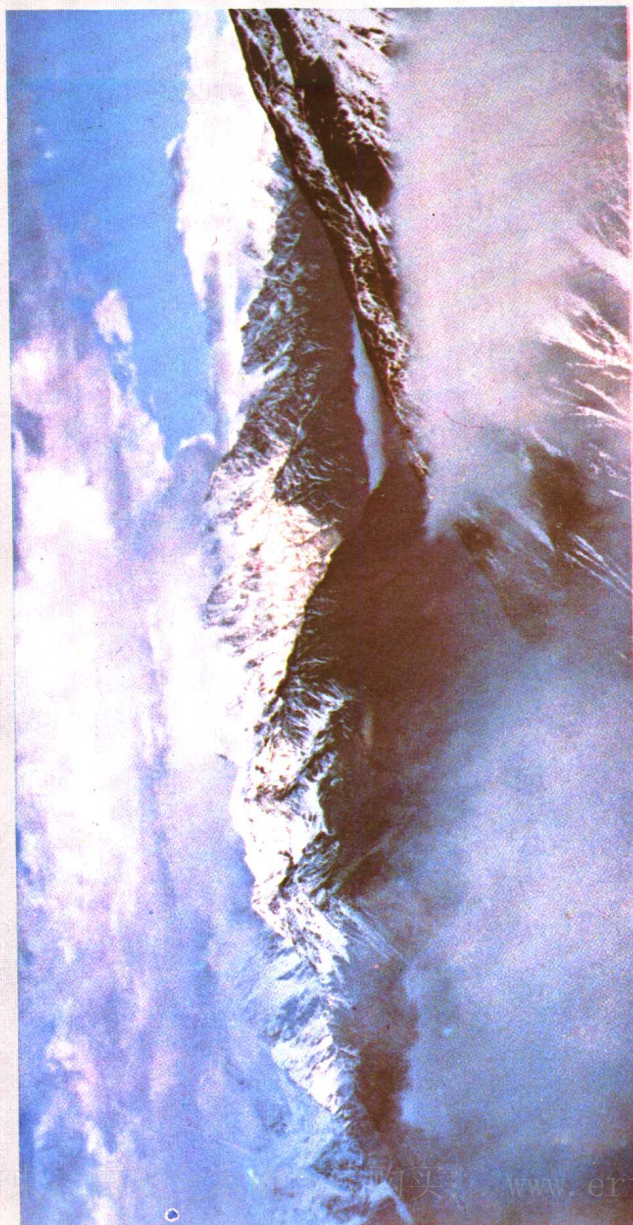
號華榮工業大廈七樓B座

吐魯番回回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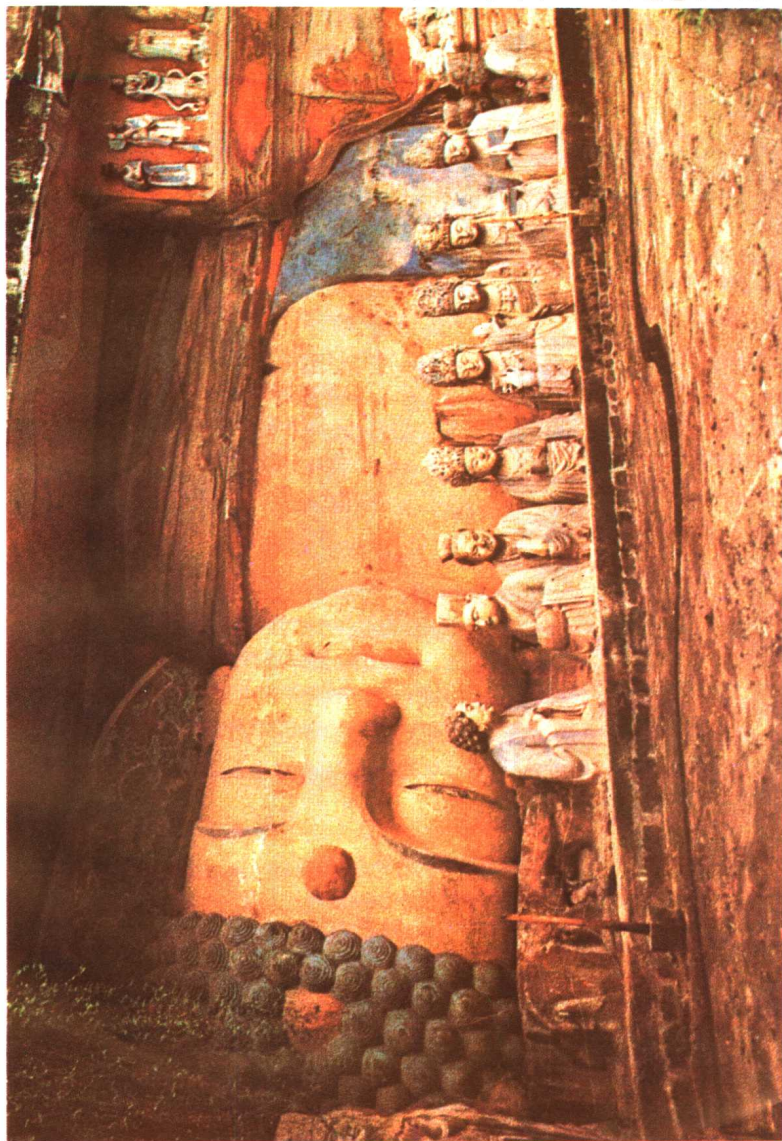
沙魯里山峯的景色

真嘎山，宏偉高峻，在綿延千里
的大雪山山脈中，有『蜀山之王』
之稱。





四川大足寶頂山『涅槃』石刻



下冊 目次

- 第廿二回 六月飛霜 京城構冤獄
深宮讀摺 俠女送奇書……………五二三
- 第廿三回 劍氣騰霄 三番驚大內
宮闈窺秘 一憤走天涯……………五四九
- 第廿四回 轉念棄屠刀 深仇頓解
真情傳彩筆 舊侶難忘……………五七五
- 第廿五回 蓮出污泥 決心離父母
胸無雜念 一意會情郎……………五九九
- 第廿六回 劍闖名山 紅顏覓知己
霞輝幽谷 白髮換青絲……………六一五

第廿七回 無意留名 少年求庇護

懺情遺恨 公子苦相尋……………六四七

第廿八回 塞外收徒 專心傳劍法

天涯訪友 一意覓伊人……………六七三

第廿九回 空谷傳聲 伊人仍不見

荒山露迹 奸黨有陰謀……………六九七

第三十回 天際看寒星 情懷惘惘

草原驚惡鬥 劍氣森森……………七二九

第卅一回 幽恨寄遙天 相思種種

琴聲飛大漠 誤會重重……………七四七

第卅二回 漠漠黃沙 埋情傷隻影

迢迢銀漢 傳恨盼雙星……………七七七

附 錄 本書涉及的重要歷史事實和人物（簡註）……………八〇一

第廿二回

六月飛霜 京城構冤獄

深宮讀摺 俠女送奇書

半月 之後，玉羅利和鐵飛龍已馳騁在成都平原之上，兩人都是黑衣玄裳，跨着秦紅健馬，頗惹人注目。鐵飛龍曾勸玉羅利喬裝男子，玉羅利笑道：「我要爲巾幗裙釵揚眉吐氣，爲何要扮男人？」鐵飛龍一笑作罷。幸他二人武藝高強，公門中人，縱有認識玉羅利的，碰着她也不敢動手。

這一日他們到了彭縣，離成都只有百餘里了。玉羅利忽道：「爹，你這兩日可曾發現大路上常有公人出沒嗎？」鐵飛龍道：「人不擾我，我不擾人，咱們有自己的事情，理他們幹嗎？」玉羅利道：「不然，他們好像是追捕強盜。」鐵飛龍道：「你不是洗手不幹綠林了嗎？官差追捕強盜，那是極尋常的事情，怎理得這麼多？莫非你又手癢難熬，想找人廝殺了嗎？」玉羅利笑道：「爹，正是這樣！」鐵飛龍道：「要廝殺也得找個好對手，像這些稀鬆膿包的捕頭，殺了他也沒意思。」其實玉羅利也並沒意思找捕頭

斷殺，只是她見鐵飛龍自女兒死後，總是鬱鬱不歡，所以一路上，常常找些話逗鐵飛龍說笑，好讓他漸釋愁懷。

黃昏時份，兩人在萬縣投宿，進了客店，玉羅利忽道：「爹，我瞧見捕頭們留下的暗號。」鐵飛龍道：「什麼暗號？」玉羅利道：「他們追捕的好像還是重要犯人呢，客店外的牆壁上畫有一隻花蝴蝶，那是成都名捕甘天立的標誌，他擅用毒藥蝴蝶鏢，見血封喉，是綠林的一個大敵，我在明月峽時，曾有黑道的朋友，請我去除他。我見到成都路遠，官軍勢力又大，誠恐去了，山寨會給官軍乘虛攻襲，所以沒有答應。甘天立還有一個把兄叫做焦化，外家功夫，頗有火候，也是成都的捕頭。剛才我見甘天立留下的暗記，就是留給他的把兄焦化，叫他速速趕到飛狐嶺攔截犯人的，若非重要犯人，那須他二人聯同追捕。」鐵飛龍道：「管他什麼犯人，還是不要招惹閒事爲妙。此地靠近成都，咱們若貿然出手，必驚動他們與咱們做對。咱們雖然不怕，但行程那是必然受阻的了。」

玉羅利抿了抿嘴，笑道：「爹，我看你越來越怕事了！」鐵飛龍佯怒道：「誰說我怕事，將來到了京城，你再瞧瞧我的。」玉羅利一笑不語，在房中坐定之後，正想吩咐店小二開飯，房門敲了兩下，門開處却是掌櫃走來，掩了房門，低聲問道：「這位娘子可是練女俠麼？」玉羅利道：「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掌櫃的陪笑道：「小的客店招

待來往客商，黑道上的朋友，有時也來借住。不瞞你老，朱寨主也曾在這裏住過，提過你老的名字。」玉羅利道：「那個朱寨主？」掌櫃的道：「綽號火靈猿的那位寨主。」玉羅利道：「哦，原來是火靈猿朱寶椿，他在這附近落草嗎？」掌櫃的道：「正是。」說着慢慢從懷中摸出一封信來。

火靈猿朱寶椿是以前川陝邊境的大盜之一，曾參與過劫王照希的金馬鞍之事。玉羅利道：「這封信是他給我的嗎？」掌櫃道：「不是，是另外一個客人給的。他先是提起朱寨主的名號，想送信給他，後來改了主意，留信給你。」玉羅利奇道：「什麼客人，他又怎會知道我到這裏？」掌櫃的笑道：「川陝兩省黑道上的朋友，誰不認識你老人家。你還沒來，風聲早已播到這兒來了。這個小地方算小的客店還像個模樣，這位客人料你老人家不來則已，來了大半會住在這兒。」玉羅利給他一捧，微微笑道：「好，我倒要看他是誰？」從掌櫃手中把信接過，拆開一看，只見上面畫着一隻怪手，鮮血淋漓，並無文字。玉羅利道：「哈，原來是他，他到底遇到什麼事了，你說！」掌櫃的道：「他沒有說，小的也不敢問。他畫得很匆忙，剛剛畫好，門外就傳來馬鈴之聲，他把信交給我，就翻後牆走了。」玉羅利道：「哦，原來如此，怪不得他連一個字也沒有寫。」問道：「後來來的那位官差是不是蝴蝶鏢甘天立！」掌櫃的道：「正是，你老人家怎麼知道？他還和另外一位官爺在一起。」玉羅利道：「他在你的客店外面留下標誌啦！」

掌櫃的嚇了一跳，道：「什麼？他知小店和黑道上有來往嗎？」玉羅利道：「不是，他是約同伴去追捕那位客人啦。」頓了一頓問道：「你知道飛狐嶺在那兒？」掌櫃的道：「離這兒十多里，是到川西的小路之一。」玉羅利道：「好，你給這位老爺子燒幾味小菜，就要辣子雞丁、樟茶鴨、抓羊肉、爆三樣好啦。爹，這幾樣小菜你挺歡喜的是不是？另外再盪一壺汾酒。」掌櫃的見玉羅利對鐵飛龍甚為恭敬，還口口聲聲叫他做「爹」，大為驚異。玉羅利笑道：「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玉羅利，你也叫我玉羅利好啦。不必稱什麼「老人家」，對這位老爺子你才應叫老人家。」鐵飛龍道：「哈，我也還不服老哩。」掌櫃的道：「是。兩位老人家都說的是。哎，我叫慣了嘴，改不了。」

掌櫃的告退之後，鐵飛龍笑道：「你的名氣倒很大，我在西北混了幾十年，到了四川，就給人當成糟老頭子啦。」玉羅利也笑道：「爹是成名的老英雄，小一輩的還配認識你呢。」鐵飛龍道：「那個留信給你的是什麼人？」玉羅利道：「是羅鐵臂，以前在川陝邊境的米倉山安窰立寨，和朱寶椿他們都是同時給我收服的。後來官軍大舉進襲，陝西各路寨主都逃竄了，我也就不知他的下落了。想不到今晚他却出現在這兒。他雖然有點名氣，武功也很不錯，却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盜，不知爲什麼成都的兩個名捕頭都要追捕他。爹，他和我有過點香火之情，孝敬過不少東西。俗語說：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我得到他的孝敬，他有難告急，我不能袖手不理。」鐵飛龍笑道：「你想去打架

是真。既然他是你的舊屬，我不攔你。我和你同去吧。」玉羅利道：「幾個捕頭，何須勞煩到你。你坐着喝酒，不到天亮，我就回來！」

玉羅利出了客店，施展絕頂輕功，不過半個時辰，就到了飛狐嶺下。飛狐嶺只是一座小小的山崗，玉羅利在嶺的這邊，就聽得那一邊的廝殺之聲，心道：「哈，來得正是時候，他們果然動起手啦！我且看看羅鐵臂的武功進境如何？」三五之夜，月光皎皎，玉羅利上了山頭，俯首下望，只見山脚小路上三個人圍着羅鐵臂廝殺，除了甘天立與焦化之外，另外一人也似在那兒見過似的，玉羅利看了一眼，記起這是在陝南被自己追得望風而逃的錦衣衛指揮石浩，心道：「聽說石浩已升了西廠的副總樁頭，怎麼他也來啦。」再看清楚時，羅鐵臂還背着一個小孩，在三人圍攻之下，十分危急！

玉羅利長笑一聲，拔劍衝下，石浩叫道：「不好，玉羅利來啦！」一招「倒海翻江」，雙掌急掃，羅鐵臂豎臂一格，甘天立單刀從側襲到，也是危急之極，羅鐵臂轉身一閃，「卡」的一聲，肩中了一刀，背上的孩子「哇」聲大叫，舞動兩隻小手，向石浩拍去，石浩哈哈一笑，左手一伸，把小孩搶了過來。羅鐵臂一聲怒吼，右掌直劈，左腿橫掃，焦化左腕虛勾，右拳疾吐，正中進招，他用的是伏虎拳中「橫打金鐘」拳式，左虛右實，拳擊羅鐵臂的「肩井穴」，這一招甚為險毒，他以爲羅鐵臂突然閃避，那麼下一招就可配合甘天立的單刀攻他下盤，那知羅鐵臂拚了性命，一掌擊下，兩人碰個正着，

羅鐵臂一掌擊中他的前胸，他也一拳打碎了羅鐵臂肩骨，兩人都是痛極慘呼，騰身倒退數丈！

這幾招急如電光流火，但就在這瞬息之間，玉羅利已然衝到，羅鐵臂叫道：「先救那個孩子！」石浩搶了孩子，已逃出十餘丈之遙，玉羅利叫聲：「那裏走！」足尖點地，三起三伏，急逾流星，霎忽趕到身後，石浩提起孩子，反身一擋，玉羅利罵道：「不要臉的下流招數！」石浩突感手腕一麻，玉羅利出手如電，攏指一拂，夾手將小孩搶過，月光下只見小孩面如滿月，張口說道：「姑姑，多謝你。」玉羅利怔了一怔，在這樣的激鬥危險之中，這小孩居然不哭，面色也並不顯得怎樣驚惶，還敢開口向自己招呼，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大膽孩子！

玉羅利稍微詫愕，停了一停，石浩拚命奔逃，又已掠出十餘丈外，玉羅利笑道：「好孩子，你看我把這惡人給你捉回來，讓你打他兩巴掌，消消氣。」猛聽得羅鐵臂一聲慘叫，那孩子道：「我要羅叔叔，惡人以後再打，姑姑，你去救羅叔叔。」

玉羅利急忙轉身，只見甘天立扶着焦化，跳下山路，逃入麥地之中。羅鐵臂一隻手臂吊了下來，面色慘白，搖搖欲倒。玉羅利上前一看，只見他的左臂被利刀所劈，只有一點骨頭還連着肩膊，顯見不能治了。而且那隻吊下來的手臂，又黑又腫，好像小水桶一般！

羅鐵臂苦笑：「我中了他的蝴蝶鏢，又被他斫了一刀。正好！這反而能阻止毒氣不上昇啦。」玉羅利伸手去摸金創藥，羅鐵臂道：「不中用啦！」右手摸出解腕尖刀，「啵」一聲，把左臂齊肩切下，頓時血流如注，那小孩子剛才不哭，現在却睜大眼睛，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玉羅利放下孩子，撕了一幅衣襟，塗了金創藥替他包裹傷口，笑道：「好男子，你不愧是我的朋友！」羅鐵臂哼也不哼一聲，吸了口氣，低聲說道：「要你老人家服侍，折殺我了。」玉羅利道：「現在你還講那套規矩作甚？我也洗手不幹綠林啦。咱們現在是朋友。」羅鐵臂「嘎」了一聲，似頗詫異。額上的汗珠滴了下來，想是甚為痛楚，但他仍然忍着，低聲安慰那孩子道：「驄兒，別哭，別哭！你叔叔死不了！」那小孩見兩個大人都有說有笑，只當並不礙事，果然不哭了。羅鐵臂道：「這位姑姑是當今天下最有本事的女英雄，你碰着她是天大的運氣，還不叩頭道謝。」玉羅利笑道：「這孩子好乖，他已謝過啦！」那孩子聽了羅鐵臂的話，果然叩頭再謝。

玉羅利看這孩子實在可愛，笑問道：「這是誰家的孩子，多少歲啦？叫什麼名字？怎麼會跟你逃到這裏來？」那孩子搶着答道：「我叫楊雲驄，這個月十六剛好五歲，我的爸爸叫楊漣。」玉羅利笑道：「啊，原來是楊漣的孩子。你父親可沒有你的膽量。」楊雲驄道：「誰說沒有？我常常在家裏說要殺奸臣，很大很大的奸臣。羅叔叔對我說，

奸臣和皇帝很要好，我爸爸不怕奸臣，也不怕皇帝，還沒有膽量嗎？」玉羅利笑道：「好，算我說錯，你爸爸有膽量！」這還是玉羅利有生以來第一次認錯，這孩子那裏知道，還得意的笑了一笑。

羅鐵臂低聲道：「三年之前，我在陝西立不住足，遣散了部屬之後，流浪江湖，後來有人荐我到楊大人家中做護院，我就去啦。」玉羅利先是面色一沉，繼而問道：「你說的楊大人就是楊漣嗎？」羅鐵臂道：「若不是楊漣我也不會去了。」玉羅利道：「楊漣是個好官，我不責怪你，你說下去。」楊雲驄聽玉羅利說他父親是個好官，又笑了笑。

羅鐵臂續道：「楊大人待我很好，我也樂得托庇在他的門下，埋名隱姓，過了三年。今年正月，一天晚上，楊大人把我叫進內室，對我說他要上疏劾魏忠賢，如果參劾不倒，可能有抄家滅族之禍，因此要我把他的兒子先帶出京，他等我走了十天之後，才上彈章。現在石浩甘天立焦化他們都聯同來追捕我，想必他的彈章已上，事情已敗了。」羅鐵臂說了一陣話，又痛得汗珠直滴，吞了一顆止痛藥丸，稍稍好轉。玉羅利忽問道：「你要把這孩子帶到那裏去？」

羅鐵臂道：「我想給他找一位師傅，若他父親被奸臣所害……」楊雲驄截着說道：「我就替他報仇。」羅鐵臂笑了一笑，問道：「練女俠，你要不要徒弟？」玉羅利道：